

名家茶座

鸽子也是人的尺子

□于文岗

假日，朋友携妻女游大连，发朋友圈儿一组图：“大连的鸟真不怕人”。画面是生动美妙的：朋友的妻女在一个城市广场，手、肩、胳膊上全是鸽子，白的、黑白与灰白，也有花的；朋友本人照片上，还有展翅欲飞抑或欲落的鸽子，和谐吉祥，其乐融融。

不仅大连，很多地方的鸟也胆肥。莫看北京天安门广场搞活动放鸽子遮天蔽日，平时广场上一只鸽子也看不到。前几天在地坛公园见过一群，不怕人也不太近人。试图靠近些，但鸽子总保持一定距离，近不到伸手可摸。北京一些水域，也有了鸟类定居。《人民日报》社院内有个金台园，园内有小个微池塘，竟有天鹅在此栖身安家。

“鸟越来越不怕人”不仅是中国现象，也是世界风景。欧洲

许多城市，广场鸽长期与人“互不侵犯，和平共处”。在南美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五月广场上黑色灰色的鸽子，飞起来一群，落地上一片，就在脚底下拌和。走路也要当心，真怕一脚下去踩上。另在微信上见居住北美的一位朋友，发“幸福一家”视频：两只大鸟带两只小鸟在草坪上悠闲地漫步。道白颇俏皮——大鸟告诉小鸟：“没有人来打扰我们，亲爱的别害怕，别害怕……”

“鸟不怕人”是时代进步，也是长期过程。世世代代，哪有鸟不怕人？哪有不怕人的小动物？鸟夹子、弹弓子等家什，就是冲着鸟发明的！即使近年，北京还发生“鸟事”：丰台区东高地某小区，因为鸟屎掉在某人车上，绿化队便忙了一天，强拆了小区内树上所有鸟巢，一时舆论哗然。

当然，后来变成了一堂全网的生动爱鸟课。

不管咋说，几十年来，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发实施，“爱鸟日”“爱鸟周”“爱鸟月”活动开展，“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”情愫根植于心，鸟与人的关系和距离也愈加密切和拉近。不仅鸽子，更多鸟类及小动物，都越来越不怕人了。

“鸟不怕人”蕴含一个朴素道理，你对它友善跟它好，它就信任你，和你亲密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。反之，就和你保持安全距离提防你。人与鸟，人与一切动物，包括人与人，莫不如此。虽然鸟不懂人话，但人的行为语言鸟明白。鸟类以及大多数动物，在同类中也有信息沟通交流，并且不同地域的同种鸟类，也像人类一样有方言。一鸟受伤害，会迅速传播到同类，形成群戒群防。

同样，一鸟得善待，也会即刻传遍群鸟，出现群仿群效。广平县有个东湖，湖内天鹅成群，与人很友好。据说，曾有个“想吃天鹅肉”的馋嘴男，夜捉一只天鹅作了下酒菜，被依法严惩。人们引以为戒，就有了后来天鹅“不怕人”。

鸽子以及鸟与人的距离，实质上也是人与文明的距离；鸟与人的密切程度，也反映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。因而考察一个地方人们的文明素质，只要与广场鸽、与各种鸟类近距离接触一下，即可验证，而且真实可靠。因为这是一个时期人们群体文明的累加，不是迎接检查一时突击所能奏效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鸟不怕人”，实在是鸟对人类莫大的褒奖。

——照此逻辑，鸽子，也是人的尺子。

世象纵论

年味与人味

□孙贵颂

春节过后，遇到一邻居，劈头一句：“年味淡了！”

其实这种现象早就有了，只不过这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搅和，又上升了一两个层次而已。

先说拜年。过去大年初一起来，满街串，这家进，那家出。这厢问：“三叔过年好！”那厢回：“老侄发大财！”要多贴心有多贴心，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现在呢？人手一机，发个微信：“春节快乐！”就打发走了。想想也是无奈之举。从前过年，合家团聚，其乐融融。而今要想全家凑到一起，实非易事。我弟兄四人，分别在四个城市生活，相距近者百里，远者千里，过年根本无法凑到一起，只能各穿各的新衣，各戴各的新帽，各挂各的灯笼，各吃各的水饺。至于放鞭炮，响应号召搞环保，就免了。

再说走亲戚。过去的亲戚，近的以米计，远的以里计，亲戚之间的“走”，是实实在在以脚步丈量。而如今，亲戚或在四面八方，或在五洲四海。要想来往，不是坐火车，就是乘飞机，这般麻烦与折腾，任谁也不情愿。如果不幸遇到疫情封城，进不去出不来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

更为重要的，是亲情淡漠了。过去论起来，是某人与某人还未出五服（即五代），是近亲。而如今，甭说五代，二代、三代已经开始疏远，虽说仍有血缘关系，但却亲不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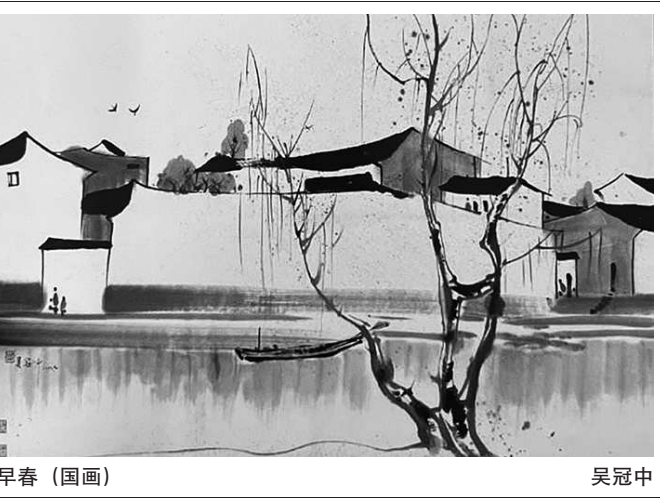
究其原因，一是亲戚作用的降低乃至丧失。俗话说：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亲兄弟要抱团，为的是“打虎”；父子要抱团，为的是“上阵”。亲戚要常联络，过年要走动。一旦遇到困难，家人与亲戚首先伸出援手。许多年前，大哥搬家，我俩借了一架地排车，一车一车地搬运东西，吭哧吭哧，累得够呛。然而斗转星移，事过境迁，情况起了大变化。去年我的邻居搬家，找了一家搬家公司，付费几百元，

人家就把所有的东西从旧居运到新居，自己甚至连出力流汗的机会都没有。

其二，年轻人的亲情观念淡化了。本来，网络时代，人人都有手机，打电话，看新闻，发抖音，转账付款，逛朋友圈，出示健康码，离了手机寸步难行。然而却有朋友告诉我，他儿子出去一趟大半年，居然连个电话都没往家里打过，这有多么不可思议！想想我年轻时，参军入伍，离家千里，与家里唯一的联系方式，就是写信。白天忙于学习训练，晚上趴在被窝里给父母写信。家书抵万金哪！而现在，有些年轻人，智商挺高，情商亦可，然而德商却不敢恭维。他们能与同学、同事、朋友打得火热，却把自己的父母兄弟，视为路人甲。亲戚不用说，更得往后靠。写信已经丢进历史仓库里了，而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发微信、视频通话，可选项很多，既方便又快捷，但就是勉为其难，极不情愿。

春节既是中华民族的喜庆节日，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而这种文化，以风尚习俗为形式，以人情往来为根基。而如今，人情冷淡了，民俗的水准自然坠落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？人味不浓厚，年味怎能不疏远？

2005 年，韩国向联合国呈交了一份“江陵端午祭”的申遗报告。联合国考察后认为，端午这种古老的祭祀活动，在韩国江陵要比中国保留得更加完整，更加原始，和千年之前中国的端午节非常接近，于是通过了这项申请。消息传来，我国同胞唏嘘不已。而春节，虽然在我们这里越来越冷清，越来越平淡，但在东南亚一些华裔集中的国家，那里欢庆春节的气氛却比我们热烈、隆重得多。就连一些欧美国家，也把春节过得有滋有味。我鸡抱鸭子瞎操心，担忧有一天，这个“最中国”的节日，会不会也被别人“抢注”了？



早春（国画）

吴冠中

法官手记

观《中国医生》有感

□朱静娴

2020 年春节，疫情的冲击使得武汉停摆，武汉乃至全中国的各个城市陷入静默，本应充斥着欢腾氛围的街道寂冷萧瑟，医院里却人满为患。无数的患者挤满了各个角落，咳嗽声、哀嚎声、抽泣声交织。面对与日俱增的确诊病例，有限的医疗资源显得捉襟见肘，但医护人员没有时间思考，只能马不停蹄，与死神赛跑……每一个中国人，都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，我们目睹了仓促离别，感受了刻骨铭心，盼回了春暖花开，见证了中国温情。

在疫情平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荧幕上再现了太多抗疫故事，但我却从来没有看过。一来刚从那段不易时光中抽离，不愿意立马重温；二来认为影视化的内容始终不如真实故事令人动情，不愿意在矫揉造作的影视情节里消磨了自己心中深刻的感动。但看到《中国医生》的片段后，还是忍不住点开了影片。影片全程没有过度的情绪渲染，但却让人有着极其真实的压抑感、紧迫感、无力感，不由得喉咙发紧、泪眼迷蒙。他们清楚知道，放弃团圆过年的时候，也意味着与死神相伴。当她第一个站起身，作为观众的我，一滴泪落下。在这之后，无数医生也随之站了起来，甚至包括五官科医生、皮肤科医生。与此同时，也有许许多多的他和

她，从各地奔赴而来驰援武汉，共同汇聚成那个闪着光的群体——“中国医生”。他们面对着未知，携手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在一次次失败带来的无力之中，彷徨、崩溃又重燃斗志、希望。“你们都想活，我们都想救。”一袭白衣，一身疲惫，坚定守护。

抗击疫情，让我们认识了真正的英雄。面对国家召唤、人民需要，他们怀着“驰驱一世豪杰，相与济时艰”的担当，以“遥知百战胜，定扫鬼方还”的决绝，抵挡那未知的恐惧，艰难拨开层层阴霾。遗憾的是，我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与他们携手并肩，向死而生。那时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当年填报志愿时选择医学专业就好了，不会像现在一样无用、无力。这种感觉一直延续，直到我进入法院。见证过太多当事人在获得公正判决后如释重负的笑容，了解过太多锦旗和感谢信背后的温情故事，我才明白，维护公义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守护。

我虽无法作为医生守卫生命防线，但却能够作为法官捍卫正义防线。坚定司法为民的理想信念，尽心尽力履职尽责，依旧可以成为当事人生命中的一束光。我将向中国医生和为民法官看齐，以“谓我不愧君，青鸟明丹心”的赤诚和“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”的执着，倾力守护，不负初心。

灯下漫笔

老人偶恙莫惊慌

□沈 栖

近读著名学者季羨林《病中笔记》，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，引发我的一些思考。在“死的浮想”章节中，他写道：“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，我已经上床躺下，入睡之前，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，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。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，立刻紧张起来。我此时此刻迷迷糊糊，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，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。一个很大的‘死’字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。”上颚生出两个小水泡，纯属偶恙，年届九旬的季羨林一度惊慌，甚至联系到“死”。所幸他倾听了医生的劝说，很快平静下来，重新唤起生命的希望。

俗话说：“人生老来百病侵”。相对青壮年，老人的新陈代谢系统有碍，抵抗力和免疫力弱化，偶恙是在所难免的事儿。一些老年性疾病诸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律不齐以及莫名的头痛腰酸常会缠身，而且随着年岁的老迈，偶恙的种类趋多、频率趋速，这是极为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有些老人偶恙后显得惊慌不已，或顾虑重重，生怕暗滋恶疾；或胡思乱想，寝食不安；或陷入苦闷，沉默寡言；或唠唠叨叨，逢人哭诉；或度日如年，生活乏味；或性格变异，判若两人；甚或如临末日，萌生“轻生”的念头。

吃五谷没人不生病。将人生偶恙直感地与“死亡”挂钩，自不可取，但它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表征。其实，“有病”和“死亡”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生命症状。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联性，但绝对没有必然性。即使是关联性，如患有绝症，只要及早发现、及时治疗、心态稳定，也会与“死亡”相隔一段时日，遑论某些偶恙（如上颚生出小水泡、常见的老年病），根本与“死亡”不搭界，何以屡有杞虑，庸人自扰？

有句成语叫“惊慌失措”。“惊慌”必然导致“失措”，因为在“惊慌”的状态下，思维会出现混乱，妄想冲淡了现实，浮躁驱走了冷静，情感替代了理性，诚如季羨林所言：“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，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”。我有位堂妹，退休七年了，身体状况尚可。半年前体检出磨玻璃肺结节 3mm，陡然惊慌失措，性格开朗的她消沉了、忧郁了，似乎感觉走近了死亡的门槛。后来，我介绍她咨询了一位医师。医师开导说：“这是一种呼吸系统常见的疾病，不属不治之症，与癌前病变没关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有太大的心理压力。要的是配合医生，做好随访，在药物治疗的同时，注意饮食。”堂妹由此迷途知返。

我也已年逾七秩，不免偶恙。对此，我的态度是：一、坦然承认自己的生理机能老化，绝不逞能；二、以健康的心理直面老化的生理现象，过好每一天；三、不讳疾忌医，按时按量服药。少一份浮躁，多一份淡泊；少一份冲动，多一份冷静；少一份愆念，多一份理智。——愿与老人们共勉之！

